

基于文化空间理论的城市公共空间建设策略

——以运河名城扬州为例

李云杰^{1,2}, 产 婵¹, 赵克理¹

(1.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江苏 扬州 225127; 2. 香港中文大学建筑学院, 香港 999077)

摘 要:从文化学视野将明清时期扬州园林文化空间分为原初文化空间、诗意化文化空间和审美文化空间三重结构,探讨了其结构特征和创造的内在关系,并以此为背景,提出了运河名城扬州新城市公共文化空间规划与建设的策略,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始终体现出历史文脉的创新性传承。

关键词:园林文化空间;原初文化空间;诗意化文化空间;审美文化空间;扬州

中图分类号:TU984.2 **文献标志码:**A

运河历史文化名城扬州,有着 2500 多年的建城史,特别是明清之际因盐运兴盛而成为中国东南经济和文化重镇。扬州古典园林的每一个环境均是具备完整意义的文化空间,即原初文化空间、诗意化文化空间和审美文化空间。这一重要的文化空间结构,既是那个历史时期城市社会生活、经济发展和地域文化生产的巨大背景,也是当下扬州城市现代公共文化空间规划、建设时应予以关注与继承的重要历史文脉,也成为我国运河沿岸城市现代化建设一个有待破解的课题。笔者以文化学视野,对存留于世的古典园林文化空间结构特性、审美文化特点展开解析,并对其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深层次关系进行横向分析与总结,进而归纳扬州的文化空间结构特征。

一、扬州古典园林的文化空间

中国园林源远流长。近世自宋始,由于文人的主动参与,中国园林尤以私家园林为

先锋正式开启了文化思想书写与传递的时代^[1]。明清两代,缘盐业繁荣和漕运兴盛,扬州再次成为中国东南部一个商贾云集、文人汇聚的中心城市,加之清代康熙、乾隆两帝 6 次南巡均临幸扬州,以个园等为代表的众多私家园林和以瘦西湖为代表的大型城市园林由此而兴。在此背景下,一批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盐商、文人雅士和官僚阶层积极参与,将城市空间由居住、商贸往来的属性逐渐拓展为集官、商、贸、居、游于一体,城市与山林于一体,居住与园林于一体的空间形态。这一新的城市文化空间样态实现了建筑空间、园林空间和其他公共空间的高度融合,逐渐突破了自宋以后文人私家园林空间生产所崇尚的“独乐”与“隐逸”的文化主题,将园林空间生产的意向、意图、意匠指向人对自然、社会、生命终极意义的思考。

“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是明人计成在总结中国园林艺术文化空间生产创造时所提出的务求必达的境界^[2]。即是说,园林空间的

营造,要求空间生产者要能够从各种自然山水之妙境中得到启迪,从中摄取众妙之精华,最终形成一个既有自然之象而又非自然之象、又毫无人工雕琢痕迹的——“宛自天开”的空间。这一空间生产之法就是老庄所倡导的“道法自然”之学。老子《道德经》第二十五章中云:“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扬州园林文化空间生产,其实质就是那个时代以盐商为代表的社会群体对“域”的文化性体认。王振复教授曾用“建筑即宇宙,宇宙即建筑”^[3]来高度总结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空间生产的特点,此句也可贴切地描述扬州古典园林文化空间时空文化的品质。

二、扬州园林文化空间结构

笔者将扬州园林文化空间划分为3个既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且依次递进的结构层次,即原初文化空间、诗意化文化空间与审美文化空间。其中,原初文化空间是园林文化空间的基础实际形态,是空间生产者运用园林营造技艺这种特殊语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和表现;诗意化文化空间则强调立于园林原初文化空间的基础,利用造园语言在空间中对扬州地域的民俗、民风、主流文化和空间生产者群体价值观念进行整体化叙述;审美文化空间则是以园林文化空间为场域,使所有参与者通过对这些文化空间样态进行感受性体验,进而产生与园林空间文化意境的情感共鸣,并进一步在精神层面对园林文化空间进行审美再创造的心理路程。

1. 原初文化空间

原初文化空间是园林文化空间的基本结构形式,由原初空间及其文化空间构成。原初空间指由园林空间中单体造园要素以及各要素组成的基础性物理空间,其要义在于对自然之实景的摄取与模仿;其文化空间则着重于摄取与模仿过程中,对自然意境、人文情愫及政治哲学等的叙述。

20世纪初,空间理论研究的奠基人——文化学家列菲弗尔(法)提出了著名的“社会

空间”理论,认为“每一个社会,每种生产模式都会生产出与自身相匹配的独特空间……空间也是一切社会活动、一切社会力量产生发展的场所……在社会再生产的延续中起到决定性作用”^[4]。“社会空间”的出现,使原本相对独立的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地理学等一系列空间学科与人文文学科的深度交叉渗透成为现实,并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同时,也为人们从文化学视野对古典园林文化空间进行深度关注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域和理路。20世纪后半叶,随着文化学研究的兴起,人们开始从文化、政治、日常生活消费等视野来考察空间。

扬州园林空间的生产者们并非止步于对自然山水的简单模仿,从而形成与自然山水相似的原初性空间影像,而是在求实(可视的原初文化空间形态)中不以实(可视的原初空间形态)求之。空间生产者充分运用山石的形态与色彩、植物的形态与季相、建筑的造型与色彩、水体的体量与曲直以及背景的景物、景色,通过园林基础性空间在平面的铺开与组织,将原本仅具物理意义的空间延伸至哲学思想、政治文化、民俗风情的阐释。例如:传为“清初四僧”之一的大画家石涛手笔的个园“四季假山”,春山利用碧竹与石笋来表现春之萌动;夏山利用嶙峋的青灰湖石和流水,来彰显夏日奇峰叠嶂云卷云舒;秋山则巧用厚重粗犷的黄石及漫山红叶,描绘“秋山明镜而如妆”的图景;冬山则倚墙叠置洁白浑圆的宣石(雪石),并在南面高耸的灰色砖墙上留数个圆形漏窗,由气流穿过漏窗而产生北风呼啸的身体感受,形成北风呼啸漫天飞雪的意象。这种对宇宙自然生生之美的再现是园林文化空间生产者对人的生命生生不息共同属性的体认。这样一来,人们从这些有限的设计要素“生生”的时空演替下体悟出宇宙天地和人的生命世界的“生生”精神的无限性,回归与宇宙自然生命的共同律动,来达到对自我精神世界的超越^[5]。

2. 诗意化文化空间

如果说园林空间生产者秉持“求实不以

实求之”的营造理念,是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宇宙秩序、生命伦理秩序的共同认知,进而将“自然”的园林原初空间转化为“人化”的原初文化空间,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的话,基于扬州地域文化及社会群体性价值取向的装饰艺术与时空组合的出场与参与,则成功地完成了园林原初文化空间向诗意化叙述的转向,也因这种诗意化叙述,原初文化空间具备了诗意化空间的特质。

中国诗性文化有两个系统:“一个是以政治伦理为深层结构的‘北国诗性文化’,另一个是以审美自由为基本理念的‘江南诗性文化’。”^[6]对于“江南诗性文化”,笔者以为其滥觞于魏晋而勃兴于两宋。“更多地凸显了一些超越实用性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审美创造与诗性气质,和追求个体生命在更高层次上自我实现的需要。”^[7]缘于独特的开放性地域文化特征,扬州园林文化空间生产跳出两宋以来对“隐逸”、“独乐”的钟情,以更具开放性的“显”与“众”主题的介入,打开遮蔽封闭已久的“隐”与“独”。或将两者并置于同一空间,或将时空并置,建构起多元的园林诗意化文化空间。“四季山”的空间生产者们为表达自然四季之季相,极其巧妙地借助石的色形、植中竹木,加之自然之光影,使空间参与者不禁联想到自身所经历的春夏秋冬四季之感。这样,参与者在同一空间场域中既体验出一年四季时序的循环往复,还可从空间的有限性体验生命轮回生生不息的无限性,展现出“江南诗性文化”所推崇的诗性与意境。

3. 审美文化空间结构

明清时期,扬州盐商群体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准资产阶级的重要代表,作为一股社会新兴力量,长期在传统道统观念和资产阶级自由意识形态的冲突中徘徊挣扎,构成了那个时代扬州地域文化的基本特征。正是这一特殊文化背景,使扬州古典园林文化空间营造在诗意化的基础上,还兼具鲜明的“北国诗性文化”特征。这种审美文化空间的创造,就是在地域文化的充分介入中,来完

成对古典“礼”、“乐”意涵的再叙事,展现出一个有别于他者的、充满自身地域文化特色的审美文化空间影像。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经典儒学强调将“自省”“践仁”“尽心知性”作为修身的最高境界和人的生命唯一归旨,认为只有有效地打通天道、天命、仁与性的蔽障,才能超越现实客观世界空间,由此进入主客相融、物我为一的审美文化空间,最终实现得“道”的“乐”境。扬州园林文化空间在突破宋以来私家园林“独乐”的审美藩篱过程中,无论是开放的城市山林还是宅园合一的私家宅园,在人对自身生命“乐”的关注中,将“群乐”作为追求精神与肉体、物我与时空的终极审美境界。个园“暗水流花径,清风满竹林”,“宜雨轩”楹联“朝宜调琴,暮宜鼓瑟;旧雨适至,今雨初来”^[8],均以物质空间作为审美空间的触及点,把人对时间的生命体验导向了诗意化的空间意识。

三、基于园林文化空间结构特征的运河名城扬州公共文化空间建设

大运河在中国政治经济发展史上曾发挥过重大作用,沿岸催生了数十座文化名城。新的历史时期,这些名城如何充分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发展倡议,在城市文化品质的有效提升、旧城保护的合理开发、新城公共空间规划建设等方面寻求内在的文化动能,是沿岸名城所面临的共同课题。作为运河首城的扬州,当前以老城区为中心,依次存在老城、次新城和新城3个文化空间带,无论建筑、环境景观形态都明显存在历史性差异。近年来,外围新城区迅速崛起,建筑以现代、后现代为主,密度小、景观绿化面积较大是其主要特点。要围绕这些单体建筑体量巨大的现代、后现代建筑进行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照搬西方几何形景观和传统园林景观均不可行,有学者提出让扬州园林走出封闭环境,将其展现在一个开放的场域中。针对如何走出来并加以实施的问题,可以从学术角度做出两个方面的回应。

1964年从事历史文物建筑工作的建筑师和技术人员国际议会(ICOM)通过的《保护文物建筑及历史地段的国际宪章》(《威尼斯宪章》)第十二项提出古建筑修复过程中,要“补足缺失的部分,必须保持整体的和谐一致,但同时,又必须使补足的部分跟原来部分明显地区别,防止补足部分使原有的艺术和历史见证失去真实性”。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念——留白^[9],即在文物保护修缮过程中,“任何一点不可避免的增添部分都必须跟原来的建筑外观明显地区别开来,并且要看得出是当代的东西”^[10]。该宪章虽主要针对文物古迹保护提出建议,但其内在精神实质对运河历史文化名城新城市公共空间建设也具借鉴意义。笔者结合扬州古典园林、历史街区、古民居宅园文化空间结构特征,提出扬州城市公共空间建设策略。

1. 围绕建筑、公园主题营造文化空间

当前,扬州城市公共空间建设中,景观主题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过去以瘦西湖为主体的城市山林或大量的私家宅园,由于居、商、游等目的,其建筑与景观要素在体量上差异不大,人们审美关注也不以建筑为主线,而是将建筑自然而然地纳入园林体系,使得两者能很好地融合在一起,进行整体性的审美空间创造。当代建筑因其明确的建筑功能和巨大的体量,已经成为一个场域中事实上的审美主体,环境景观在此只能处于次要地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以建筑主题意象为中心的环境景观意境的创造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同时,随着大众文化的兴起,历史文脉的碎片化、西方园林艺术中的几何化植物、带动力驱动的水体、光环境等介入环境景观设计以及快餐式审美、西方设计审美文化的传播必然影响环境景观的设计。

近年来,相关部门已经意识到这种矛盾的存在,在土地资源日趋紧张的情况下,依然修建了三百余处主题性公园,但处于大众审美视域中的更大面积的公共景观空间建设尚需进行主题性文化空间的创造,而文化空间

结构研究与实施是破解公共环境碎片化的必要手段,能使城市的建筑、公共环境空间、主体性公园有效地形成具有历史文脉的整体性文化空间。

2. 基于诗性化表达的城市文化空间生产主基调

无论景观主题和设计要素如何变化,园林化景观设计中,如何处理好原初文化空间、诗意化文化空间和审美文化空间之间的辩证关系,都是重要的实践课题。在园林诗性文化空间创造中,传统园林艺术中的散点透视、借景、以小见大、无尽、季相等创造由象生意、由意生境的方法应成为创造方法的主轴。

近些年,在城市主题公园的诗性化表达上,扬州做出了出色的努力与尝试,取得了显著效果。全市已建的三百余处城市主题公园中,基于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的达数十个,得到业界和民众的广泛认可与好评。

城市景观的园林化空间生产要满足当代人的大众化审美需求,同时,空间生产者也要肩负起引导参与者通过对诗性化空间的深度体验,来领悟传统地域文化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宇宙与生命终极意义的追问,进而完成对真、善、美的从容诠释。

3. 局域主题文化空间的诗性化串联与历史记忆

由单体建筑与其相应景观构成的每一个局域主题文化空间,显示出不同的独立品格,这就是一种借鉴古建筑修复的现代化“留白”。

目前,影响局域主题文化空间的诗性化串联的是街区中道路、广场、小区命名泛滥,往往让人不知所云。作为古代繁盛的商贸和文化重地,历史上文人墨客留下无数歌咏扬州的诗词名句以及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唤起人们对以往历史的美好记忆,应成为街道、广场、小区等空间命名的丰富资源。

如果将每一个局域主题文化空间通过源于历史记忆命名的街区相串联,则可以构成

一个诗意化的新城市文化空间,成为运河沿岸历史名城文化空间生产者不负历史使命,在新时代对中国传统文化所推崇的“天人合一”核心理念的生动美学表达。人们在这个新城市文化空间游的过程中会步移景异,穿越时空,品味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的交相辉映,由流动的时空审美体认天地之美。

四、结 语

城市公共文化空间建设是城市品质的重要标志。以扬州为代表的运河文化名城,在历史上留下了丰富的经典公共文化空间遗存,通过对空间中原初文化空间、诗意化文化空间和审美文化空间的有机处理,诗意化地诠释了那个时代人与自然、城市的关系,成为不可多得的地域文化范本。当代运河历史名城城市公共空间建设中,既不能无情割裂历史文脉而一味追求城市的现代性,也不可盲目地进行仿古或碎片化的继承。而文化空间理论为城市公共空间建设所提出的策略,更需要在付诸实施的过程中不断地加以丰富与完善。

参考文献:

- [1] 赵克理. 宋、明、清家具设计新论[J]. 包装工程,2013(24):123-124.
- [2] 陈从周. 说园[M].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
- [3] 王振复. 中国传统建筑的文化精神及其当代意义[J]. 百年建筑,2003(合刊1):6.
- [4] 参姜楠. 空间研究的“文化转向”与文化研究的“空间转向”[J]. 社会科学家,2008(8):138-139.
- [5] 赵克理. 西风荡秋楫:中国传统设计审美论[M]. 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2.
- [6] 赵士林. 江南城市与诗性文化[J]. 江西社会科学,2007(10):185-186.
- [7] 赵克理. 扬州东关街区古民居建筑文化空间的三重影像[J].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68-69.
- [8] 杜海. 个园的眼睛[M]. 扬州:广陵书社,2006.
- [9] 葛剑雄. 大运河历史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刍议[J]. 江苏社会科学,2018(3):126-129.
- [10] 陈志华. 保护文物建筑及历史地段的国际宪章[J]. 世界建筑,1986(3):13-14.

The Construction Strategy of Urban Public Spac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he Cultural Space: a Case Study on Canal City of Yangzhou

LI Yunjie^{1,2}, CHAN Chan¹, ZHAO Keli¹

(1. Art Design College, Yangzhou Polytechnic Institute, Yangzhou 225127, China; 2. School of Architecture, CUHK, Hong Kong 999077,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culture field of vision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ultural space of Yangzhou gardens can be divided into a triple structure of original cultural space, the poetic culture space and aesthetic culture space. The intrinsic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ir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reation are discussed. According to this background above, the strategy of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in a new urban public culture space is put forward on the canal city of Yangzhou, reflecting innovative inheritance of historical context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cultural space of garden; original cultural space; poetic cultural space; aesthetic culture space; Yangzhou

(责任编辑:郝雪 英文审校:林昊)